



第一回

潇湘馆孤芳祭母难 沁芳亭九美庆花朝

却说这日乃是二月十二，林黛玉清晨即起，素服净手，在窗前设下楠木镶心高腿香几，上置一瓶一炉，四碟鲜果，玉胆瓶中插了大朵雪白的千瓣独步春，龙纹鼎里焚了去年亲制的心字茉莉香，青烟袅袅，花香脉脉，又恭恭敬敬地取出父亲生前时常把玩的一幅小镶撞边手卷，与母亲手绣的一柄绿纱纨扇，一并供在案上，眼中含泪，跪拜下去，口内作悲道：“佛经上说：‘亲之生子，怀之十月，身如重病，临生之日，母危父怖，其情难言。’因此又将生日叫作‘母难之日’。母亲生我，却不曾得我一日奉养；父亲养我，亦不能相伴庭前，分忧解颐。黛玉自幼来京，抛老父于千里之外，生不能承欢膝下，死不能洒扫穹冢，是大不孝也。”说罢，叩拜不已，哭得抬不起头来。

紫鹃再三劝解，道：“是时候更衣了。等一下拜寿的人来，看到姑娘这样，难免又有话说，况且还要去给老太太磕头呢。”雪雁打了洗脸水来，又奉上膏沐手巾等物。黛玉只得重新洗了脸，换了家常衣裳。紫鹃少不得又劝：“太太昨儿特地打发玉钏儿送来新衣裳，专备着今儿坐席穿的，这会子倒又换了旧的，太太看见，岂不多心？”黛玉道：“那衣裳来

之前，也不知拿什么薰的，异香异气，怪刺鼻的。”紫鹃笑道：“知道姑娘不喜欢薰香。我昨儿已经喷了水，挑在竹子下面晾了小半晌了，好借些竹叶的清爽，那怪味道早已没了。”

雪雁泼了水进来，也笑道：“说起晾衣裳，还有一个笑话呢。昨儿傍晚宝二爷下学回来，一进咱们院子，便同我说：‘你们这里桃花倒开得比别处早。’我心里想，这院里哪有什么桃花？往他指的方向回头一看，原来是那衣裳晾在林子里，竹叶掩映着露出一点儿桃红来，想是他隔得远没看真，还当是桃花开了呢。”说得黛玉和紫鹃也都笑了。紫鹃见黛玉终于掩悲作喜，放下心来，服侍着匀脸敷粉，妆饰一新。

方出院子，便见宝玉远远地正往这边来，迎着黛玉便在沁芳桥矶下立住，唱了一个肥喏，笑嘻嘻道：“妹妹千秋大喜。”黛玉道：“你一大早不去给老太太请安，又跑来做什么？”宝玉道：“给老太太请安横竖天天都要请的，妹妹的芳辰却是一年一度，不可疏忽，所以先赶着来给妹妹拜寿，再一同去见老太太可好？”黛玉便不说话，遂一同出园来，往上房来见贾母。

贾母刚梳了头，看见黛玉一身新衣，桃红柳绿，袅袅婷婷地走来，连紫鹃和雪雁也都打扮得花团锦簇的，十分喜欢，笑道：“女孩儿家就该这么穿。倒是脸上的胭脂淡了些，被衣服的颜色一抢，就显不出来了。咱们家的女孩儿虽不兴浓妆艳抹的，逢年过节，又或是生日喜庆，略微妆点些也讨个吉利。”因命鸳鸯：“把昨儿西域来的那一盒画眉用的青雀头黛，还有那两只圣檀心、猩猩晕的胭脂取来给林姑娘。”

黛玉拜谢了，接过来交给紫鹃拿着。贾母又叹起气来，说道：“你这模样，真真儿跟你娘一个模子里脱出来的。你娘从前才是会打扮呢。我记得她也有过这么一件衣裳，那年过生日，我也给过她一些胭脂水粉，她喜欢得什么似的。如今看见你，就让我想起我那苦命的女儿来，怎么就走在在我前头了呢？”黛玉听见，早又流下泪来。鸳鸯、琥珀忙上前劝道：“今天是林姑娘的好日子，老太太难得高兴，怎么倒又伤起心来了？”转眼看

见王熙凤同着平儿远远地来了，如得了救星一般，连忙悄悄地招手，又指指黛玉。

凤姐早已看得明白，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就已经先拍手笑道：“哎哟哟！林妹妹这个样子，我刚才大老远地过来，还以为昨晚好月亮，嫦娥下凡到我们老祖宗房里来了呢。我倒有一句话要叮嘱妹妹，今儿若是没事，宁可少往那池子边走动才是。”宝玉诧异道：“为什么不许往池边去？我昨儿还同三妹妹商议，让她把沁芳亭收拾出来，就在那里替林妹妹祝寿呢。”凤姐笑道：“亏你还天天上学，读书识字的，竟连我也不如。我就没读过书，也知道个浣纱沉鱼的典故。林妹妹今儿这个模样，这个打扮，若是往池边去，少不得也要沉鱼的，可不是害死了咱们池子里那几条大锦鲤吗？”说得满屋子人哄堂大笑。

贾母笑骂道：“猴儿，偏是没学问，偏是卖口齿。西子浣沙，那鱼儿贪看美色，所以沉进水里发了一会子呆，怎么到你这儿就变成沉进水里死了呢？”凤姐故意诧异道：“原来只是沉了，并不是死吗？我还琢磨呢，那鱼好好地在水里，便是生气惭愧，也不至于那么大气性，竟就死了；便是气死，也该翻了白肚浮在水面上才是，怎么倒沉到水里了呢？难不成不是气死，倒是淹死，肚子里喝饱了水，所以浮不起来了？枉自纳闷儿了这些年，还是老太太今儿一句话才说明白了。”话未说完，满屋人早已笑倒，贾母指着笑骂道：“你个谄断了肠子的，连鱼被水淹死了的话也说得出来，亏你会想。”

说笑间，人已聚齐，用过早饭，便都辞了贾母，簇拥着黛玉往园里来。贾母叮嘱：“天气还凉呢。那里略坐一坐，吃茶说话是使得的，吃饭时，还要进屋子里来。”

原来这沁芳亭建于桥上，进了园，穿过曲径通幽处便是，山石环抱，别有洞天，岸上花木葱茏，桥下喷珠溅玉，又离潇湘馆最近，故而将席设在此处。众人穿山依石，迤迳而来，亭里早已摆下大条桌，铺着雪白的石青锁边金线挑牙案巾，供着两盆水仙，十几只缙丝玛瑙盘子里盛着些法制杏仁、半

夏、砌香、橄榄、薄荷、肉桂等干果小食，八宝攒心什锦彩漆盒子里盛着山药糕、鸡油卷、蛤蟆酥、羊乳酪、玫瑰蜜饯等点心，又有两个小丫头正在通火烹茶，袭人和侍书带着三四个婆子安放插屏，以为挡风之用。

此时正值早春二月，柳芽新吐，李杏芳菲，风行水上，送来阵阵花香，十分清凉怡人。众人让黛玉坐了上位，余者李纨、宝钗、宝琴、史湘云、邢岫烟、探春、惜春、宝玉等团团围住，并不分主次，不过谁喜欢哪里便坐哪里罢了。宝玉因叹道：“可惜少了两个人。”湘云忙问：“是谁？”宝玉道：“一个二姐姐，一个香菱。”湘云便向宝钗道：“何不把香菱接出来，叫她散一日的心。”宝钗道：“她现正病着，只怕来不了。”湘云道：“来不来，问一声也好。倘若她喜欢，兴许病倒好了。”黛玉道：“这说得是。”遂向紫鹃道：“你亲自去请来。”宝钗道：“果然要请，她便愿意，也未必好意思，也叫莺儿陪着去吧。”紫鹃与莺儿答应着走了。

探春又叹道：“香菱还好说。最可叹的是二姐姐，我听说自嫁去孙家，非打即骂，哪里是嫁人，竟是遭贼。又不好三天两头去接。偏是二姐姐性情软弱，又偏是遇到这样一个对家，若是我，拼了性命不要，闹他个天翻地覆也罢了，大不了同归于尽，死也死得痛快。”众人也都唏嘘感慨。

宝钗自抄捡大观园后搬出去，这平时也不常来，纵与黛玉、探春等相见，也都相约在贾母房中，又或是黛玉等出园往薛姨妈处去看她。今儿为着黛玉芳辰，难得进来一趟，却见自今日早起，打老太太往下，从王熙凤到宝玉、探春，个个谈生论死，语意竟大是不祥，便想了个话头，遂道：“依我说，人齐不齐有什么要紧，趁此好好玩一玩，才是正经。自从鬻丫头建立桃花社，咏过一回柳絮，这一年里竟没再正经起过一社，难得今儿人多，倒把这诗社重振起来如何？”

湘云头一个赞同，便向黛玉撺掇道：“你白起了桃花社，却从未好好作一回桃花诗，今儿你生日，现成的东道，不如就起一社，专咏桃花，也不负了你这桃花社社长的美名。”宝玉、宝琴等也都点头称是，独邢岫烟道：“桃花还没开呢，不如索性等几日，桃花开得好了，再来起社。”李

纨道：“等什么。桃花年年开的，应不应景儿，心中也都有数，倒不如占个先机。”黛玉笑道：“人家说：‘春江水暖鸭先知。’大嫂子原来比鸭子更占先机，难怪住在稻香村。”说得众人都笑了。

李纨笑道：“你少同我掉猴儿，我还没谢你那年替我写的那首咏稻香村五言律呢，我最喜欢那句‘菱荇鹅儿水，桑榆燕子梁’，看去皆是实事，想来却是动景，何等自然妥帖。赶明儿叫宝兄弟帮我写成条幅，就挂在壁上倒好。”黛玉听见，红绯满颊，心想元妃省亲时，命姊妹们每人题诗一首，独命宝玉四首，自己不忍见他苦思，遂悄悄代作一首稻香村，这事大嫂子如何知道？若是连她都知道了，少不得这些姐妹皆已尽知。想着，心中大没意思，忙一顿闲话岔开，只说：“既是你们这样好兴致，我就奉旨起社，咏桃花。可先在这里说好，生日归生日，作诗归作诗，只千万别给我祝寿，写些陈词滥调来塞责。一则不雅，二则我也当不起。”众人都笑道：“这考虑得周到。既然你这样说了，倒要拿出精神来，写上几句好的，方不负你雅致。你只管出题来，我们照办便是。”

湘云笑道：“自古以来，二月的代称不少，什么夹钟、跳月、令月、仲春、丽月、春中，约莫总有三四十个。今天单挑一个切景的来说，即是‘令月’，可见最宜发号施令的。”黛玉笑道：“阿弥陀佛，我听她卖弄半天，只怕她要选一个‘跳月’出来，叫我们都拖裙曳摆地跳起来呢。原来只是要我做令官，这倒便宜。”宝钗笑道：“怕什么？若要‘跳月’，也该由你下令，命她一个人跳，我们只看着罢了。”宝琴道：“我并不知道二月又有名字叫‘跳月’，倒是西南有个部落叫什么‘阿细族’，又称‘彝人’，素有‘跳月’习俗。专捡月亮升起的时候举行集会，一群异族女子围成圈儿跳舞，步子虽简单，倒有趣。有一年我同父亲经过那里，恰碰上了，还换上当地衣裳同她们一起跳过呢。”

湘云顿时来了兴致，怂恿道：“你就跳给我们看看。”宝琴后悔不及，只说忘了。黛玉笑道：“才说简单，这会儿又说忘了。左右这里没有外人，便跳两下又怎的，又不是当真叫你街头卖艺去。枕霞说今儿是‘令月’，该我发号施令的，我使命你‘跳月’，违者重罚。”众人都笑说：

“这两个典故连用得巧。”湘云早将宝琴拉起来。

宝琴只得随便拍了三下手，又转一个圈子，复坐下道：“不过就是这样，三步一转圈，终究没什么好看，不过仗着人多，齐整，穿戴又鲜丽，趁着月色，便觉有趣。”宝玉听了，悠然神往，说道：“许多异族女儿穿着别样服色，在月光下一齐拍手转圈，那是何等的景象，足可惊天地泣鬼神了。昔时唐明皇梦游月府，见众仙羽衣霓裳，翩翩起舞，想来也就和这个不差多少。”

说话间，紫鹃和莺儿两个人已经携着香菱来到。众人见她病容惨淡，身形轻飘，腮上的肉尽皆干枯，竟瘦成了个人影子，都觉恻然，忙让座看茶，铺下座褥，又吩咐取毯子来替她盖着腿。香菱不过意道：“我只是个奴才，怎好劳姑娘们这般费心？”又跪下给黛玉磕头，口称：“林姑娘千秋。”林黛玉忙令紫鹃搀住，说：“别折我的寿了。往年宝玉生日，老太太还不叫人磕头呢。”香菱执意要跪，说：“姑娘一是主子，二是师父。香菱命苦，难得前年跟我们姑娘入园住了一年，又蒙林姑娘不弃，收为徒弟，教我写诗。我虽命蹇，一辈子里有这一年，也就值了。”

众人听她说的惨切，都凄伤不忍闻，笑劝道：“何必伤感？你不过是身子弱，又受了些闲气，闷在心里；如今搬来与宝姑娘住着，闲时常到园子里走走，心一开，少不得就要好了。”又向黛玉道，“难得她痴心，倒是让她拜一拜的为是，你别当拜寿，只当谢师，领她一个头也不算逾份。”说着，探春、湘云两个按住黛玉，果然令香菱恭恭敬敬磕了三个头起来，紫鹃亲自扶去插屏后锦凳上坐着。

众人便催黛玉出题。黛玉道：“虽然由我命题，却也不敢擅专。今日的大题目自然是咏桃花，形式倒是不拘律诗词赋，总要活泼灵动、不落窠臼为妙。”湘云笑道：“我们这几社，也有七律，也有联句，也有填词，也有限韵的，也有不限韵的，凡古往今来所有式样，俱已想绝了。你又有什么新鲜题目？除非模仿楚辞汉赋，又或者干脆歌行古风，往常还不大做。”

黛玉笑道：“我并不规定什么新奇题目，倒是恰恰相反，只把以往做过的所有格式俱用闺儿写出，撻在瓶子里，谁拈了什么便是什么，岂不

有趣？”宝玉笑道：“这个有趣。亏你想得出来。”黛玉笑道：“这也不是我想的。倒是云丫头一句‘令月’，让我想起去年你过生日的时候，大家抓阄儿行酒令。我想何不化俗为雅，也用这法子，倒比命题作诗的好，且也热闹。”众人也都说新鲜有趣，不落俗套。

于是小丫头侍候了纸墨来，宝钗便命宝琴执笔，黛玉出题，黛玉说了个七律，因是咏桃，便限定是四豪的韵；又命香菱也说一个，香菱便说了填词，用《千秋岁》牌名。宝玉道：“才说不要祝寿，又来。我最讨厌这些《集贤宾》《贺圣朝》的调调，只看牌名，已经把人限死了。倒不必作诗，直接弄些法螺来吹打着不是更好？”

香菱只得又想一想，道：“那便是《念奴娇》？《满庭芳》？《临江仙》？”宝钗道：“《满庭芳》也还罢了。”又道，“步韵填词，最工的便是苏轼的《水龙吟·次韵章质夫杨花词》，‘似花还似飞花’，反客为主，比原作高出十倍。我以往几次试着要再和上一首，竟然不能。索性今儿便出了这个题目，以待高明。”

宝琴依言写了“《水龙吟·咏桃花步章质夫韵》”，自己又说了一个古风，也写了。湘云道：“我竟简单一些，便是集句成诗吧，只不许有一个‘桃’字，亦不许用前人所有现成的咏桃花诗，原诗本意并不为桃花，然八句集齐，看去却是一首桃花诗。”众人笑道：“这还说简单？偏她最会难为人，又偏不与人同。”余者也有说绝句的，也有说对子的，也有说诗谜的，宝琴一一誊清，捻成阄儿，便放在一只青花釉里红云龙胆瓶里。

黛玉双手抱着摇了两摇，便要发令。湘云偏又阻道：“拈阄儿也是无趣。依我说，不如分别放入锦袋里，悬于柳枝之上，大家蒙上眼睛，摸到哪个算哪个。”探春、宝琴都道：“如此更有趣了。”

黛玉只得又将阄儿倒出，命丫头取锦袋来，须臾捧了十几只来，都绣着花草鸟虫，也有花开并蒂，也有喜上梅梢，也有鸳鸯戏水，也有蝴蝶双飞。宝琴且不装阄儿，只翻覆拿着那些锦袋看，放下这个又拿起那个，笑道：“好精致的针线，是谁绣的？”雪雁抿嘴笑道：“是我绣的，姑娘若喜欢，说个花样子，改日绣来。”

宝玉欢喜地看着雪雁笑道：“原来你这样巧手，往日竟不知道。”紫鹃笑道：“她们苏州女孩儿，自会拿筷子便会拈针了，绣荷包是入门功夫，也值得二爷这样大惊小怪的，不像夸人，反像骂人了。”宝钗笑道：“你两个只管跟着林姑娘学，也这般牙尖嘴利起来。”紫鹃笑道：“岂敢。”帮着宝琴将阉儿各自装入锦袋打了结，同雪雁两个走下沁芳桥来，都一一系在池畔柳条上。那柳芽才黄未绿，望去朦朦胧胧的一片，如云如雾，惹人怜爱，再系了这些姹紫嫣红的锦袋，便如挂灯笼一般，煞是好看。

众人都笑道：“还是云丫头心思巧，这又好看又好玩儿，果然别致。”彼此挽手扶栏，都往堤上来，只命莺儿陪着香菱在亭中等候，说好留下最后一个阉儿便是她的。湘云第一个下了桥，道：“我先来。”自己蒙了眼睛，便要去树上摘取。黛玉叫住：“且慢。”亲自过来将她拉住，命道：“你也要学琴妹妹刚才‘跳月’那样，舞过了才许你摸。”湘云笑着，果然拍了三下掌，原地转了一圈，这才伸出两手只管向枝间寻摸，柳条柔软，虽然牵衣扯袖，倒不至钩破。宝玉看她穿着大红花绸绣花鸟红缎镶领通肩大宽袖对襟女披、水红花纱五彩云雀百褶裙，站在绿柳锦灯下舞着，碧颤香摇，鹤影蝶形，春才三分，趣已十足，不由向惜春叹道：“这比你前儿画的白雪红梅图又如何？”惜春笑道：“这样活泼跳脱景致，我竟画不出来。”

一时湘云摸到了，遂摘了蒙布，解开袋子，却是对对子。湘云道：“倒也爽简。只是一个人怎么对？这得有个对家才行，你出我对，我出你对，才觉热闹。”宝钗道：“找一个人来给你做对家倒不难，只是不公平些。依我说，竟是在座每人出一个题目让你来对，不然，倒像联句了。”湘云素来好战，且是遇强则强的，闻言并不推让，反搓手挽袖地道：“如此更好。那就是我以一敌十，尽管放马过来。”李纨笑道：“现在说得豪放，等下对不出来，才叫打嘴呢。”

接着余人也都摸了，却是宝玉拈着了宝钗的题目，黛玉得了湘云的题目，宝钗摸着了《满庭芳》填词，探春是一个诗谜，惜春是一支小令，香

菱是首绝句，宝琴是一篇赋，李纨是古风，邢岫烟是七言律。宝玉笑道：“偏我得了这个题。我原说自己不大会填词，又是个限死了韵的。”黛玉笑道：“还没做呢，先就拿这些话来垫底，难道为你说了这些话，等下做不出，本令官便不罚你了吗？只是你若做不好，倒辜负这题目了。”宝玉便坐到池边上，眼观鼻，鼻观心，静思默想。湘云捅宝钗道：“姐姐这诗题也太难为人，你看他，不是作诗，倒是参禅呢。”众人又笑。

湘云便催众人出对子题目，探春便先出了一个，却是“微君之故”，典出《诗经》。湘云一笑，说：“现成的，就是潇湘妃子现住着的‘有凤来仪’。”探春笑道：“果然被你捡了便宜。”

接下来该李纨，她笑道：“早晨老太太才给了林妹妹一盒什么‘雀头黛’，说是产自西域，是画眉的上品，我长了这么大，竟没听过这名目，便用它做题吧。”黛玉道：“正是呢，我又不大描眉，你若喜欢，只管拿去。”李纨失笑道：“可是颦儿疯了。你不喜描眉，难道我一个寡妇家的倒天天涂脂抹粉的不成？”湘云道：“且别闲话，我已经有了，就对‘竹叶青’。”探春摇头道：“雀对竹尤可，头对叶却不工，而且词意也不雅。”湘云又道：“要么就‘蜂尾针’。”众人都笑道：“这更不雅了。且‘黛’是画眉之墨，还含着‘青色’的意思，‘针’则平白。”

湘云性急，不等众人批评，早又对了几个，都不大工。宝钗劝道：“你且别急着对，不如先搁了这个，往下说吧。”湘云岂肯认输，又想一想，道：“有了，便是‘鹤顶红’，这回还不工吗？”众人都吓了一跳，笑道：“亏她想得出来。”李纨道：“雀对鹤，头对顶，黛对红，工整是工整，只是听着怪怕人的。”湘云笑道：“只要对得工，管他怕不怕人，横竖又不是拿来吃。”李纨叹道：“越说越不知忌讳。”

下该邢岫烟。她款款站起，未语先笑道：“我因见这亭子上的对联写得，要想另拟一副来记述此情此景，竟不能。只是今天我们在柳条上系锦囊出诗题，如此雅事，焉可不记？所以我便出个即景联儿吧。”遂清声吟道：“柳岸何时结锦绣。”

宝玉率先赞喝：“这问得好，比我‘绕堤柳借三分绿’更有奇情，

且也生动，真不负了今朝盛会。”湘云听了，心里早已转过六七个对句，却都不满意，一心要寻个最好的压倒她。因左右张望，忽而看到桥上所镌“沁芳”二字，灵机一动，笑道：“有了，下句也是实情，且是大白话。”吟道：“花溪镇日洗胭脂。”

众人都拊掌赞叹：“这对得绝妙，且是闺阁本色。大观园里的水，可不都是洗得胭脂嘛。这是更比‘隔岸花分一脉香’艳而自然，且关人事。”李纨笑道：“原来惦记着那盒雀头黛的不独是我一个人。”宝钗也笑道：“这确是老太太两盒胭脂的功劳。”

湘云十分得意，便又催宝琴出题。宝琴便也说了个对子：“玉映闺房秀。”

湘云笑道：“我当遇到你，必有机关，原来只拿这些香艳典故塞责，现成的，难得倒我吗？”因对：“香拂林下风。”

黛玉笑道：“我竟省点儿心，来个加字对吧。就在小薛对子前加‘蓝田’二字，便是‘蓝田玉映闺房秀’如何？”湘云笑道：“这有何难？‘龙涎香拂林下风’便是。”宝钗道：“这不雅，且也不工。‘蓝田’二字加得何其自然，以‘龙涎香’对‘蓝田玉’倒也说得过，只是蓝田同时又是地名，‘龙涎’却是什么？”湘云垂头沉吟。黛玉笑道：“这回还难不倒你？”宝玉道：“我倒替你想了一个。西夏国有地名‘白水’，为古时驿站，丰产美酒，用以对‘蓝田’也还勉强说得过。”慢声吟道：

蓝田玉映闺房秀，白水香拂林下风。

湘云道：“胡说，我怎么没听说过这么个地方？”宝玉道：“天下大了去了，你怎么会处处都知道呢？当真不是我杜撰，据说还是杜康的故乡呢。只可惜，本来‘闺房之秀’‘林下风气’都是用来形容美人儿的，加上‘白水’两字，‘衣香’变成‘酒香’了。不过美酒佳人，也算是绝对。”说得众人都笑起来。

湘云只得罢了，总不服输，又逼黛玉另出一个。黛玉笑道：“不知

死活的，既然这样，我就再出一联你对，若对不上来，才不说嘴了。”因道：“风起琅玕环佩乱。”

探春率先笑道：“果然潇湘本色，又在说她那几竿竹子了。”香菱在自己手心里画了一遍，赞道：“七个字里，倒有四个字偏旁是一样的，最难得是浑然天成，画里有景，景外有声，这‘琅玕环佩’四个字，活生生看见人影儿从竹林里走出来了。”湘云任人评讲，只低头思索不语，半晌猛抬头道：“有了。”遂朗声念道：“雨余络纬纺织忙。”

众人都一片声叫起好来。香菱又在掌心画了一遍，请教黛玉：“对得极是工整，意思却不明白，络纬是什么？”黛玉笑道：“络纬就是蝓蝓，又俗称‘纺织娘’或是‘纺花娘’的，这对得虽工，只是若再过些日子，就更应景了。”香菱赞道：“这难为想得出来，蝓蝓可不是在雨后叫得格外欢实嘛。”黛玉笑道：“这对子，也只有云丫头才想得出来，自然是常往山洞子里掏蝓蝓的缘故。”众人听了，更笑起来。

接着是宝钗，因见湘云力战众人，恐她才尽，便不肯难为，只捡容易的题目道：“我出个词牌名，就是香菱刚才说过的《念奴娇》吧。”湘云脱口而出：“《忆王孙》。”宝钗道：“这不工，‘娇’是娇媚之意，乃是虚字；你对‘孙’字，岂不错了？且平仄也错了。”湘云辩道：“奴娇连用，应当作‘娇娥’讲，为实，我对‘王孙’，如何不工？倒是平仄还须斟酌。”

黛玉笑道：“知道你已经有了婆家，巴不得赶紧嫁了去，所以对个词牌名也要叫‘忆王孙’，满心里只想着王孙公子，连‘脸面’都不要了，还哪里顾得上‘虚实’‘平仄’？”众人哄然大笑。湘云气得追着黛玉要打，宝玉急忙笑着拦住。黛玉躲在屏风后面告饶道：“别打，你出的那个刁钻题目是我得了，看了诗再打。”宝钗亦道：“且饶她，看诗要紧。”

湘云见宝钗、宝玉两个左右拉住自己，情知打不到，只得恨道：“诗若不好，两罪并罚。”黛玉遂从屏风后笑着转出，提起笔来回风舞雪，一挥而就，掷与湘云道：“你这集句成诗，竟比自己做一首更难。我好不容易凑了八句出来，你要说不好，我也没法儿。”众人看时，只见写道是：

今年春半不知春，风雨朝朝夜夜深。
惟向深宫望明月，遥怜翠色对红尘。
灯烘画阁香犹冷，绣在罗衣色未真。
赏自初开直至落，阶前愁煞葬花人。

众人都笑道：“全是潇湘妃子口吻。虽是集句，倒像原作。只是最后一句眼生的很，却出自何典？”黛玉以袖掩面，笑而不答。惟宝玉深知端底，却不肯拆穿，故意岔开道：“蕉下客已经得了，且看她的。”探春道：“我本来正为题目绞尽脑汁，潇湘子这首集句成诗，倒提醒了我，不妨也套一句现成话倒便宜。”

众人先看题目，要求诗谜一首，却要一谜两解，既是眼前人，又是日常物，这人与这物且要身份符合。湘云笑道：“这题目出得倒像我的腔调，这是谁出的？”宝钗笑道：“能和你一般古怪心肠的，再没别人，不是宝玉，就是黛玉。”黛玉笑道：“我如今修心养性了呢，再不会出这种题目。”宝玉便也笑了，道：“今儿起社，原图个热闹，作诗还在其次，难得是大家高兴，当然少不得要出几个谜语让大家取乐，为的是雅俗共赏。”宝钗便知是他出题，笑道：“饶是难为人，还有这许多道理。”湘云道：“我说这题目出得好，所谓绛树两歌，黄华二牍。做出诗来，必是好的。”催着探春写出来，拿起来替她大声念出：

赤兔无鞭奔走频，簪花映月照浮尘。
江山已改浑不觉，却问红楼第几春。

宝钗早已猜出，却故意笑道：“末一句化的是‘红楼二十四回春’，倒也自然应景。论物件也还平常，这个人却猜不出来。”惜春诧异道：“宝姐姐猜出来了吗？我倒刚好相反，这个人大概是二哥哥，这件东西是什么我却不知道，难道是木牛流马？”宝琴道：“你也想想这个‘照’字。”又问，“为什么这个人是二哥哥？”探春、惜春俱掩口而笑。

恰好袭人因怕宝玉在池边坐久了，原来披的那件单斗篷不济事，便回房去拿了件夹的，约着麝月两个手拉手地一起走了来。众人都指着笑道：“这可来得巧，谜底自己打诗里走出来了。”说得宝玉不好意思起来，忙迎上袭人，问：“做什么来？”袭人因将披风取出，将他身上那件换了下来。宝玉道：“正好今儿也是你的生日，等下坐席，还要好好敬你一杯。”袭人赶忙道：“快别嚷嚷，叫人听见，又当成一件新鲜事到处讲，笑话咱们屋里没大没小了，什么意思？况且府里从来没有给奴才过生日的理儿，你白嚷出来，倒扰大家的兴，反教姑娘们为难，没的打脸。”宝玉只得罢了。

众人仍让茶推盏，岫烟因不知袭人姓花，便也回头问人为何称她们两个做“谜底”，宝钗只得解给她二人听，又说了宝玉的绰号“无事忙”。宝琴、岫烟都笑了。麝月听见自己两个被写进诗里去，便要香菱拿诗给她看，又问是什么意思。香菱笑着将一诗两谜的缘故说了一遍。麝月笑道：“这是怎么说的？我们爷竟成了‘走马灯’了。这可不是人家说的：‘绣花灯笼，外边亮堂，里面荒唐’吗？”宝钗、黛玉都笑道：“这骂得巧。”宝玉出题后，又后悔起来，只怕被湘云得了去，没轻没重，竟拿黛玉入诗来打趣，惹她生气，反为不美；及见是探春得了题目，用来打趣自己，倒觉放心。如今任人嘲笑，只不分辩。

一时宝钗、宝琴、李纨、惜春并邢岫烟等也都做得了，各自誊出，称赏一回，尤其指着香菱的诗格外称赞，都说“这大有长进”。乃是一首七绝，写道：

帘卷轻寒梦未通，懒听莺语倦歌风。

忽闻别院播金鼓，催得花心照眼红。

宝玉赞道：“擂鼓催花是旧例，难为她入诗后竟能化俗为雅，把桃花那种慵倦娇媚的腔调写得十足。”

黛玉因要喝茶，一回头却见丫鬟们走了大半，只剩下紫鹃、袭人、莺

儿带着几个极小的丫头在旁服侍，连麝月、素云、侍书、翠缕也都不在，诧异道：“怎么只剩了你们两个？那些人呢？”紫鹃笑道：“是雪雁淘气。刚才琴姑娘夸奖她的锦袋绣得好，她得了意，一味夸嘴。麝月故意气她说：‘这是晴雯不在，由得你夸嘴。倘她还活着，你这针线功夫，一分也不及她。’雪雁便恼了，叫阵说：‘只管提死人做什么？你们平日里难道都是当小姐般养着，只管吟诗作画的不成？一般也都要做针线的，就把你们做的拿出来同我比一比。那时才不说嘴呢。’因此她们几个都各自去拿自己的得意绣活儿，要去咱们院子开绣花大赛呢。”

众人听了，都笑起来，说：“有这等事？等下倒要过去看看。”又催宝玉：“只差你了，还等着做好了去看绣花赛呢。”宝玉原在心中默拟了几句，总不满意，虽然叶韵，终嫌艰涩。忽听提起晴雯来，心中刺痛，有感于衷，正是“抛残绣线，银笺彩缕谁裁？折断冰丝，金斗御香未熨”。一时激荡于胸，灵思泉涌，瞬即吟成，笑道：“宝姐姐这题原出得难，我好不容易做了，只怕不好。”遂录出来给众人看，只见写着《水龙吟·步章质夫、苏东坡韵改咏桃花》：

有情莫若无情，叹前生、玉衡星坠。薛涛浣纸，香君题扇，杜城愁思。金谷园空，华清池冷，燕子楼闭。纵褒姒无言，息妫不语，霖铃怨、谁弹起？

纤手挽春且住，绣花针、金丝银缀。栖霞未老，武陵人杳，玉壶冰碎。灼灼光华，夭夭颜色，终归萍水。怨崔郎来迟，红飞满地，作胭脂泪。

黛玉看了，沉吟不语。湘云便问宝钗：“这是你出的题目，可满意吗？”宝钗道：“叶韵倒还自然，只是一味用典，也太取巧些。”宝玉笑道：“我想自古写桃花，无非伤春，总没什么可写。况且《水龙吟》的曲牌规矩原大，偏又限死了韵，又有‘缀’字、‘碎’字这些个险韵，若只管做些奇巧艳冶字句，姐姐必然又有批评，索性竟用些典故塞责，倒还可

以偷懒。”

香菱读了，又要了原词来看，赞叹：“苏东坡‘似花还似飞花，也无人惜从教坠’固然是好的，二爷这句‘有情莫若无情，叹前生、玉衡星坠’也不差什么。《春秋运斗枢》说：‘玉衡星散为桃。’这两句开篇点题，破空而来，顺流直下，比苏东坡怎么样，我不敢说——我们姑娘已经说过苏词是最好的——然而比起章词之‘燕忙莺懒芳残，正堤上、柳花飘坠’，倒觉更自然流利些，通篇不见一个‘桃’字，却句句都是桃花。”黛玉笑道：“你说得不错。学写诗，先要会读诗，比如稻香老农虽不大写，评审却是最妙，也就是诗家了。今日你倒来做个评判，只管往下说，这词写得怎样？”香菱唬地道：“这怎么敢？”众人怜她命薄，知她平生遭遇，不如意事十常八九，只学诗这一件倒还是最上心的，便都要助她之兴，都道：“你只管评，好不好，是个意思罢了。”

香菱便又鼓起勇气说道：“这上半阙里连用了薛涛浣纸桃花井、李香君血染桃花扇、杜宜春人面桃花相映红、绿珠之金谷园坠楼、玉环之华清池赐浴、关盼盼绝食燕子楼、褒姒烽火戏诸侯、桃花夫人息妫被擒后缄口不言等八个典故，一气读去，余香满口，竟是一幅连轴古代仕女图，就同咱们家花厅里摆着的那面十二扇的美人屏风一般；下阙起首这‘绣花针’一句是说雪雁妹妹绣锦袋的事，又应景，又现成，字面虽平常，联系眼前事一想，却有余味；锦袋未曾绣成，桃花倒先落了，更觉增人怅惘；这后边‘栖霞山’与‘桃花源’的故事我是知道的，‘桃之夭夭，灼灼其华’是引的《诗经》句子，再有没有别的典漏下，我就知道了。只是‘华清池冷’和‘霖铃怨、谁弹起’都说的是杨贵妃故事，不过把地方一个放在华清池，一个放在马嵬坡，前后照应着，也还说得过去；末一句‘崔郎来迟，红飞满地，作胭脂泪’字面虽好，仍用崔护收尾，未免与前边‘杜娥愁思’犯冲了。”众人都笑道：“果然评得不错。”


湘云道：“这个简单，末句倒不必改，只把前文‘杜娥愁思’换成‘任娥’便不犯冲了。且又多一个典，共是九个，就唤作《九美图》倒好。”宝琴忙问：“任娥是谁？我竟不知道。”湘云道：“与周公斗法

的桃花女，不就是任公之女吗？”黛玉笑道：“这不像，比之绿珠、香君、息夫人、关盼盼这些人，未免不伦不类；而且桃花女那样豪壮有本事，又精通阴阳数术，大概不会轻易又愁又思的。正经换个大男人，改作‘刘郎愁思’也还切合身份。”众人笑道：“潇湘妃子句句总不离她家乡故事。”宝钗亦颌首道：“这说的是。刘禹锡两游玄都观，‘紫陌红尘’与‘前度刘郎’两首诗都写得好，这愁思害得也就算不轻。”众人愈发笑道：“《九美图》里加个大男人毕竟不成话，正经改作‘颦卿愁思’也罢了，她原该在美人图里。”黛玉气得跺脚：“你们只是拿我打趣，再没一句好话的。”李纨道：“派你做美人儿，还不是好话吗？我倒想充数来着，想想换一句‘稻农愁思’，可成什么样子？”众人听了又笑。

探春又道：“亏得潇湘妃子这一改，还增得一二分潇洒之气，不然这首诗合该叫作《桃花劫》了。你看二哥哥所咏之人，无不是倾城亡国之女，所谓红颜祸水。”宝玉道：“古往今来这些士大夫伪道学，但遇乱世，就推出几个女子来抵罪，说什么红颜祸水，妖媚惑主，又说是‘妲己灭纣，褒女惑周’，岂不知，原是纣王无道，天所以降妲己来灭他；周幽昏庸，才会有褒姒一笑倾城。果然明君至圣，必得才女佳人，又岂会被妖媚所迷？不过是那做君的本昏颠倒，做臣的又一味逢迎，及招下祸来，便胡乱拟几个女子名字来开脱昏君佞臣之罪。古来美女原多，明君罕见，比之千里马遇伯乐更难。”说着，众人便起身往潇湘馆去。

宝玉因见香菱坐这半日，早已力竭气促，便央袭人送她回房。宝钗见了，便叫莺儿也一同去，顺便请母亲往老太太房中来，再把自己的暖扇拿一柄来，叮嘱：“回来了也不必找我，只在席上等着就好，免得走来走去又岔了。”遂扶着桥栏杆，一边走，一边暗思探春方才所言，果然宝玉词中所用之典，无不是红颜薄命、少年横死之人，湘云又比作《九美图》，今儿在座女子，又恰是九人，愈觉不祥。正是：

常把诗词翻覆看，莫作游戏等闲听。



第二回

兰草迟开贾郎堪叹 菱花早谢甄女应怜

且说众人正往潇湘馆去，忽见鸳鸯、侍书、翠缕等一千人拉拉扯扯、嘻嘻哈哈地迎面走来，鸳鸯道：“老太太怕姑娘们在池边坐久了，吹了风，特地叫我来请呢。红香圃那边已经放下桌子，粗细十番并说书唱曲的都到了，只等姑娘奶奶们过去，就要开席。”李纨笑道：“听说你们要开什么绣花大会，我们正要赶去观赏，你们倒又散了。”雪雁、侍书等都笑道：“奶奶哪里看得上我们的玩意儿，大家刚攒了些东西，估量着该坐席了，不敢耽搁，说好改日再比，忙着回来，刚好就遇见鸳鸯姐姐了。这要是来晚一步，该骂眼里没主子，只管自己玩乐，竟把主子丢了。”鸳鸯笑道：“我说主子们都在亭子里，你们一大堆人怎么倒从那头来了呢，原来是这样。你们要比绣花，怎不叫上我呢？”雪雁道：“正是要请姐姐，所以才推迟了。”鸳鸯笑道：“你倒会送现成人情。”

于是众人随了鸳鸯往红香圃来，安席饮宴，分箸设座，贾母便坐在首席一张苏式紫檀描金席心椅上，命黛玉坐在自己身前一一张杞梓木雕花椅上，王夫人、薛姨妈俱是京作黄花梨木夔纹扶手靠背椅子，自纨、凤往下至姐妹们皆是一溜儿水磨楠木椅，都设着织锦垫、椅袱，席前花梨边座漆